皇明疏鈔

國是二

聞　聖心辯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爲言官惜也惜國之大體也惜朝廷日漸多事而非治安之理也敢爲　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以忠於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者何爲忠必上爲　陛下保盛德下爲海內憂民窮爲紀綱理其緒爲法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孰是數者惓惓所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爲忠臣之萬分者也惟夫忠

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熱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倖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遣也 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之私忿而蔽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內臣之報怨 陛下以此輩爲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 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媸無微不見柰此左右恐爲欺蔽何哉臣言及此亦知左右之臣能不巧爲文飾之說以避報怨之嫌必謂 陛下明睿所臨誰容

欺蔽必謂臣亦妄也臣謂　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
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為欺蔽也深矣臣請睿
覽試詳近日言官章疏果為其家乎為其身乎如其
不為身家當為　陛下矣而彼言近倖每有陳奏必
以快言官為辭則是言官以忠　陛下為心而近倖
者苦以言官為讐也讐私忌而不顧　朝廷受過舉
之名其為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此忠邪之不明
也忠邪不明　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
且　陛下登極之詔凡　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
忤旨死者葬祭廕襲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復原
職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顧

戮遠竄贏曾不少貸以新政之美者首開言路決藩壯
轅爲世道計切矣纔二三年間故轍仍循巔危罔戒
謂之何哉語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
行今之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
道之日云所如中外以言爲諱相率而爲阿狥爲畢
避以避反中之禍其以　聖明爲何如以世道爲何
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
而不當自爲言官惜也何也以言爲責事有當諍諍
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殞軀碎首亦臣子
之分也而况此官此俸乎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
韜遂拒諫之愆臣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誠

動　天自咎而譴奪非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眞類而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譴廢言非臣之職是以瀆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神一心之運用別羣下之忠邪審言路之通塞係治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懼憬然悟其於左右是非枉直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有間隙而為言者之指陳哉不然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忭

竊惟推隱殫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執憲典罪不遺其隱

匪曰爲深以明法而備獄也書曰其刑上備有倂兩刑是也察時度變以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匪曰爲異以慮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議罪則朝廷無失政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四蓋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僨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釁之臣不嚴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威傷體而朝廷輕矣是故必知四者而後可以議大同之罪也

臣等竊觀禮部侍郎黃綰疏狀其於叛徒逆黨閻以擒戮二豎遺孽亦議調遣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誅雖或過甚而郤永武濬之罪則公論協矣其於潘倣孫允之敘用雖非爲訓而趙鎮戴廉等之叅則大義明矣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功雖頗爲大然陞賞曰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綰爲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昭國是以爲 朝廷惜大體爲邊境防遠患固 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越擬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

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復畏避當言而不言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之徒增 聖慮傷國體耳又臣等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謂愚言之必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奸莫先于聲罪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宥之不足勸夫謀殺謀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國是隨之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懸矣所謂謀殺者或三二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及而致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必

非謂聚衆至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譟白晝
以與主將格鬬者也必非謂劫殺良善焚毀公廨逼
竄撫臣出奔親王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圖宗所習
有固未易言耳臣等請言其悉假令二三人謀人於
途潛殺之而奪其貲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强劫人
殺人不知將坐以謀殺人者律乎抑坐以强盜律乎
事固當有辨矣况大同之卒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拒
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惡積慮無君父久矣其
於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為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
况律謀殺止言牾揮千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
其遺哉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之所攸

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illegible]
誼所謂是皆於主上爲近者也廳堂之分誠不適於
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
豈不典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
同議將重鎮撫以防漸也夫國家於鎮撫重其權任
尊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卒猶得執而殺之今既不
能正法聲罪以爲鎮撫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
指揮千百戶同議自今以往鎮撫威體下同末屬士
卒視之無大尊顯鎮撫少不如意欲殺即殺其殺之
當復輕於前矣雖鎮撫亦將自視卑也日惴惴焉死
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爲國家嚴法振武以飭邊防也

哉此其為誤誠非細故也傳曰水弱而人狎之故多
死馬火烈而人憚之故少死馬茲固先王嚴法重令
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哉且聖
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敝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
殺鎮撫亦既罕見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秉時
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
示以輕典是奪主將之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立
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慮者以為不如此則無以
為肆赦大同辭耳臣等以為固不必然也夫殲渠魁
釋脅從寔　陛下神武之意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
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

来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典以惠姦慝曲援律義以貽後艱姑以成此辭共徒使　陛下赦之不為罪啓奸雄易犯之路開鎮撫不自謀之端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為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則國是王法胥此焉定後禍隱憂胥此焉寢蓋東隅不可追將圖桑榆之救也臣愚等願陛下勑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刼殺鎮撫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使天下人知　陛下霆之怒無復屢赦終宥之幸庶幾有所嚴憚而不

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惟　聖明
裁鑒又看得黃綰參稱侍郎劉源清贓賄交通貪功
債事春秋必誅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爲總
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老
師費卒罔克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奉職無效
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
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爲進賢令守孤城獨以
忠義激感士民嘗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衆爲死守復積薪圍其
私第約賊至則盡室自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
城逃走者源清即撾死以狥宸濠遣僞將將兵百餘

人道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
賫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邑聞風始皆
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
源清功狀謂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
東窺湖廣諸郡屹然為閩浙防蔽者源清之功也夫
死生存亡之際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
特幸未死耳使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
嘉而壯之乎昨者九卿科道諸臣交剡論薦無弗上
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
矣即其事少不當尚當蒙八議之貸況今之罪猶或
有可矜疑者　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蓋言牧民之官

失於撫字激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兵之前士琦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出奔為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將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失機宜措置乖方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效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勉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有若治軍行旅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尚與郤永乖戾不和又權侔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從末減若夫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

也源清為小吏能不受族臧之禍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專閫之委顧棄其平生
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武臣工以
才能明辯議論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委身
狗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非源清誠亦不可多與也
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等
合非合臣等實天下公言也乃今欲與卻永同戮匪
惟其心或不死恐嗣後人臣不究顛末不自循省將
懷疑畏不敢為天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
快心洩忿借口為資天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
同之故殺一非死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矣哉

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馬昇楊林罪爲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以舊忠貸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下念其前忠嘉其舊績憐憫其矜疑之迹　特賜貸其死若其奉職不效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爲人臣僨事之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失爲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爲仁僨事不舉職則必罪無宥不失爲斷如是其誰不勉思忠義死效馳驅以報　陛下以避　明典我輕一人之罪以伸天下忠義之心固聖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也惟　聖明裁矜又看得黃綰劾稱潘倣孫允中俱應叙用夫潘倣職任巡撫

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休戚寧動倣當誰委
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
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　勅待俱亡何以示守降志
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釁自全何以示忠冐竊
祈敘何以示恥惶恐草疏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陛下以禮法廉恥待臣而倣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
而不罪方來之臣以苟辱為上計以觀釁為良圖養
亂蓄殃以成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斁誠非所
以風示來世而教不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倣等備
蒙容覆得竄流為幸已極猶將靦顏垢面玷衊　朝
紳叨迪簡之列哉臣愚願　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

命仍罷儆等庶少存廉耻以激懦頑若楚書詹榮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具夫　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　朝廷誅賊討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淵衷之注也若遂以為奇勲顯績優賞駿拜張皇誇詡天下後世將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匪惟以不思勸且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無疆土之責楚書奉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越職以謀因幾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說賊　陛下錄焉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居難

圖回敢於趨事者之勸矣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莫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矣將謂
朝廷過視大同為勍强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奇勲賜上賞甚非所以示威崇體尊
朝廷也故臣等謂楚書詹榮不宜厚賞者非為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敘當遷吏部別擇選秩加常敘一二等循制陟陞足示優異則體全勞敘兩存不廢若夫樊繼祖挫威於城下張瓚受命于軍中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宏遠而國體尊姦宄潛折而邊圉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詔來

世美惟臣等前議與勘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等故欲與綰異也亦非綰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　朝廷之法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耳況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追鑒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慮并陳芻菲悉達廣延博議然後　聖擇有基也臣等若內避異同之嫌外懼群小之非緘默不語仰負兼收則不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之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適足為綰助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道異也乃所以為同如其非是足亂國紀則　聖明在上衆論在　廷是非公私

無所逭飾臣等稟席　闕下以俟　明誅再惟臣等
俱遠方賤愚歷塵郡縣誤蒙拔擢待罪言官數進蹤
狂過承　温允感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懦故
事每過憂誓死稱塞故言多忤衆觸犯時忌罔知所
死亦惟仰恃　聖明耳伏乞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
不勝恐懼願望之至

正　國典明選法以使遵守疏　許讃

臣伏聞　祖宗法天立法而綱紀大正　皇上中興
繼統而百度咸貞近年以來法久而弛姑息之害甚
大政隳而蠹進取之門太多官邪不警吏弊愈滋其
所以干犯　祖宗之法而重貽　聖明之慮每每寔

之　詔旨思欲大奮　乾剛明正　國法去貪黷而植忠良蓋未始有一日忘于此也臣本不職誤蒙皇上置之吏部者是欲董正庶官以修明政教責任至重臣非其人然素心多畏亦不至大壞吏部之法守而才弱力綿徒多為人所忌嫉侵侮而臣之身心未有一日之寧然亦不自辯明每每自劾求歸其詳其由　陛下已洞見而灼知之去年四月荷蒙　皇上念臣孤弱保全歸田未久即蒙　詔命起用臣感激思振惶懼之餘豈不思奮切念法弛而弊當揭其由政蠹而害當揣其實臣讀呂刑之書而得其端焉呂刑述刑之五過究其出入之弊曰惟官惟反惟內

惟貨惟求五者之病不獨用刑可以出入人罪顛倒法度亡犯事體自古國家之政也教也令也制也度也其廢弛也罔不由此五病而然何也曰官者謂威勢也人臣有威勢則能氣使百司而惟命是從曰反者謂報恩怨也人臣挾勢以報恩怨則能以禍福加人無不如意曰内者謂女謁也公卿大夫爲其妻妾子孫之親黨而恣意干求不顧國法曰貨者賄賂也用財請求如市易之道以瀆亂天紀曰求者干請也不顧禮法狥私囑託以變亂事例五者有一于此欲望履當官清慎勤之三事難矣况兼而行之其害可知臣不知其他今履任之初謹以吏治職守自 祖

宗之建立與 陛下之申明者條陳上 聞臣誠欲
嚴 祖宗之成憲守 陛下之良猷以祛五弊以清
庶務蓋事實申明則人心知儆而不敢輕犯事例一
變則僥倖無厭而爭競成風伏望 皇上念治道之
係為甚大用人之知為至難留神一覽持 勑中外
臣工將後開事例着實舉行仍令臣等永為遵守無
少改渝庶臣感恩思報可效犬馬之力可傾葵藿之
誠臣若依阿不才或蹈五病之罪或孤三事之戒將
重加顯戮以謝天下臣不勝激切仰望勤惓之至

一禁薦舉之濫夫旌薦賢能所以備遷擢陛轉官員
所以昭激勸蓋因能授任隨才器使而不肖者不得

則其中也今各處撫按薦舉所屬官員真知其賢者
薦之可也而任淺及陞任去任已久者往往掇拾舉
薦或曰錄去思或曰薦陞任夫既已陞遷去任矣又
何薦焉其意不過結歡收功而不顧激揚之大體也
又有考語開註賢能論奏劾稱貪暴者有在任褒詞
行獎文冊填註不職者有撫按舉劾異同者以致本
部查覈甚難又撫按獎勵過官員本部通不與聞亦
非事體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撫按官今後舉薦官
員務要精當不貴繁多其陞遷任淺去任已久者不
許一槩濫舉仍通行直隸各府浙江等按察司每年
終將撫按及別差御史獎勵過官員批詞造冊送部

查考其考語薦劾繳冊開註及獎勵批詞或一人而自相牴牾或彼此薦劾不同考語背馳者聽本部題請行勘得實罪坐註者庶幾臧否一定黜陟自明清議不淆官方斯允矣

一慎民牧之選夫守令之賢否生民休戚所關而賢否之由分則志向之崇卑年力之精倦也本部常選舉貢官生與夫納粟監生挨次取選考試限于畫補正官之缺所以正官缺多或以監生補之率多才力不振往往被劾留之則不通于用去之則寔可惜而邑牧恒不得其人也合候
命下本部取選除照常取定額數之外遇有各縣正官缺多量為多取舉人名數以充正官之選歲貢精

力強壯學識優長者一體選除正官大抵量缺多寡以為斟酌如此則職任易稱而選法不亦通乎一革隱缺不報之弊夫在外大小衙門缺官巡撫巡按兩月一奏以憑選補查得近來奏報或遲或漏全不嚴究又各處王府缺官紀善而上品秩既崇自不容以不報良醫而下官級頗小每見其有隱漏若報一缺必保一人無人則缺不報蓋皆彼處軍書有過人犯占包管事所致然也本部一遇起復該選人員到部無憑查選或守至一年半年者有之或自告缺而至于重選者有之俱于事體未便合候　命下通行各處撫按衙門今後奏報缺官務要了[illegible]照行開報

毋致遲滯仍行各王府長史司令後凡王府官員有缺即行查報類奏以憑銓補不許良醫典膳等缺隱藏包占希圖保補則奸弊既除而選法亦不至壅塞矣

一嚴官員躭延之弊訪得在外有司官三六年考滿各有給文到京不即報名 朝見投文每每潛住觀望者又有考畢應該領憑回任輒稱患病不赴該科畫字延住京師者又有領憑不依限到任者規避營求百方鑽刺合無今後但有前項官員初到不即 朝見考畢不即領憑者許緝事衙門訪拏送問重治其領憑不依限到任者比照 朝覲事例過違一月之上問罪申報二月之上送部別用三月之上

罷職不叙監司不舉者同罪廢法令昭明人無玩愒矣　一革冗員之弊翰林院譯字通事等官及兩京欽天監太常寺太醫院不係堂上官者九年考滿給由到部查考稱職無缺陞俸近年以來牽合比例添註帶俸額外漸多合無今後各衙門不係堂上官九年考滿到部例應陞職者行查不係額外添註等項原衙門見有應陞員缺照例陞職外其有雖無應陞員缺本官員缺見在者照例陞俸二級仍以舊職辦事遺下員缺不必銓補以遵近日題准不許添註官員事例若果係額外冗官并既無見缺可陞又將原缺已補者照例搭選若譯字通事例難攺選者候挨

次照缺陞補則仕途可清而冗費稍節矣　一重恩
蔭之典切惟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顰一笑見愛
于明主蓋恩施于上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人以為
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勸忠而僥倖
之門啟矣查得我朝　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
而斟酌損益凡累　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
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關
給　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宮侍從講讀
輔導有功者死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
奉　命出使海外死于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
雖三品未經請給　誥命或累經彈劾得實退官閑

住及一應年遠并雜流出身者俱不許一槩陳乞時經畫至詳至備盖于優禮之仁而寓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所當遵守柰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廕未考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為私恩不得反生怨望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勳勞於國出自　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廕敘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至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閑住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候　命下之日敢有違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參回治罪補廕一

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止補一次如此庶陳乞者絶倖岐之覬而承行者有一定之守矣　一嚴查革官員腳色夫官員腳色一生之歷閲出身之階資也監生之行有歲貢有納粟有官生有舉人其除選也有大選有揀選有遠方有乞恩有功陞吏典出身有省祭亦有遠方免考有免當該有納銀免一二考有納銀免第三考免辦事等項至爲不一開具腳色當具前項來歷一一取具實供方纔造冊繳部以憑查考閲歷其實而低昂之或陞遷考覈方得明白今各處撫按兩司開具官員腳色全然朦朧含糊不明隱倖之蹤跡漏躐等之進取或曾經問革而不查報或已

經考降而不明註其弊不可勝言合候　命下通行在外大小衙門令後官員脚色務要照前一一詳具開報不許仍前朦朧含糊違者聽本部駁回另報

一嚴究贓汚官吏臣惟天下之事是非異形則無兩可之理曲直相勝難以一律而斷蓋是非曲直不可以一毫混淆也令各處問革汚吏往往辯明各還職役起送吏部收選多有事涉出脱招情不明而其原問革緣由通行不招出照參是何緣由枉問所以爲贓証出脱之路也臣每每親自參詳駁行另問而又不見回報一二公法難行往往如此致贓官汚吏肆志橫行合候　命下通行在外撫按按察司衙門如

畧本部駁回另問官吏通行查出從公問明回報事
無冤枉實跡亦與辨理務要原問官員或徇情或聽
囑緣由招內明白聲說應叅奏者叅奏應提問者提
問如有將原問官隱情不行叅究本部具實奏請重
治庶奸濫不敢隱情而刑政昭明矣　一嚴各部職
守之辨夫列官有等級出身有資格此吏部確守
祖宗一定之制而不可易者也夫朝廷授人官職未
有不考試其藝能者于吏之出身者專取其理辨文
書書寫行移本　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
充吏謂之農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寫字刑名者具
招詳罪招行也行移者上下通行文案也考稱者照

納銀司府州縣令典等項挨次叅充不中者降叅着役三年役滿謂之一考又送巡按御史如前考試中者陞叅不中者降叅及挨次收叅着役三年謂之二考又巡按御史考試不稱者黜退稱者起送吏部撥各衙門辦事十八箇月吏部堂下考稱者依本等陞叅不稱者長行各等一二三年之上挨叅府部院寺各衛所等衙門當該又三年役滿到部謂之三考本部堂上又行考試招移中者照本等品級出身不中者雜職隨大選赴　御前叩頭給與冠帶又分撥各衙門辦事謂之官辦半年滿日給引回籍省祭或二十年或十五六年行取到京又經守部半年或一年

過期者又壓選等例先考中本等者本部覆考中者
照本等品級選用不中者選末入流雜職此該吏部
職掌百六七十年事例也近年吏典有隨軍隨工隨
邊當該辦事等項謀求着役一遇事完各該衙門徑
自申請聽從各官各吏口告不分勞逸久近輒與具
奏減免當該省祭官辦考試是吏部考選之法本部
通不得與聞未免侵越職掌各該衙門止知免其當
該不知中間又有聽撥二三年之勞部考一次止知
免其省祭不知中間又有守部復考壓選等項皆不
在奏內而暗將減免蓋以 本朝用吏等級如臣前
項所陳者一時不能詳知止憑官吏口告方便故然

耳凡奉 旨陞職官員品級已定尚由吏部銓註方纔受職豈有吏典減免等級選官不由吏部題 請者乎即令選法壅滯實歷者守候三十年不得本等選用優減不一年即受品官苦樂頓異人心不平見令大工已完事務已畢令後隨工隨軍隨邊當該辦事官吏除三月以下者不開外果有在工在役久勞之人該部止將在工在役年月或當該或辦事月日明白開具奏候 命下之日本部斟酌勞逸查照節年大工事例應免當該者免其當該應免考試者免其考試應免省祭者免其省祭明白具奏定奪以重恩典以明職掌大抵在外兩考俱係納銀未曾考選

一日即係未曾歷事不許撥赴隨工隨軍隨邊再希減免又脫京考其應免考止免初考不免臨選覆考若已經奏蒙減免或復奏出例希圖跟隨巡按監生本無書辦之勞一槩倣傚奏要越次除選者本部嚴行查革改正在外兩考止許一次納銀如此則于祖宗用吏之法　皇上申明之意尚存一二兼以職守不相侵越而倖進可杜矣

一革撥吏項頭之弊

臣聞欲革弊先正法法既正弊自革今在京各衙門吏典交代項頭銀兩漸至數百兩屢經奏准查革重治往往肆無忌憚滋稔不改又人之常情孰不庇其鄉里孰不庇其親戚黨與多則弊端滋耳目廣則關

節易若使一司之吏盡用一省之人或六七人或十餘人自然有壞事體已經松江府吏彭纁開具揭帖到部極言其事不謂弊端傳襲謂臣不行禁治查得各衙門設官分職皆編地方多少選除何獨吏典全然不論此彭纁所以爲不平也合候通行申明近例吏典頂頭銀兩嚴加革究違例巧取同房吏典幷私幇說合之人通行從重究問凡撥吏典人多至七八人以上司分每省每處不得過三人都吏以下悉從關撥毋得聽其自行認識先交頂頭然後註撥則黨與分公法行而弊端可革矣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
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臣大臣者近君
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
則事易擅受御者衆則下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
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斁治亂安
危之機轉目變矣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
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
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
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
在 主上故敢有結交朋黨變亂成法者各以其罪
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或為之耳目互

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漸之深慮也故李善長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所嘗聯以姻婭而托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以不法被誅而善長亦以黨庇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書生階官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長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顧乃一切優容采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昭奇思防禦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祖武大奮乾剛以誅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大順之道

也但精勵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聞宵肝之計徒勤而獻替之誠轨進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者不得不衆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弊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積習慣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德十六年間以及新政之後其神奸巨惡誤國欺君以獲罪于天地祖宗者百律千條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劾奏太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嚴旨切責下之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等

奏附勢俱蒙　溫旨慰留褒奬至律身處家之際無
不謏載是為大臣者直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
臣者直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
社稷臣不過固宜眷任終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
王瓊許泰等為朋黨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
矣既謂科道官不揆大體不狥公議聽舉黜退以示
懲戒矣何再奏乃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
無罪科道之會本交章一一簡在　聖心非敢干預
反覆變詐巧佞百端幸矣哉我　太祖高皇帝之不
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結朋黨符同奏啟
變亂成法諸大罪安能逭　之誅乎夫罪至誅戮

亦大矣澤獨敢為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為
閣之長其同官握票擬之權調停處置瞻有機關
廷不得盡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被蠱惑不能
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
身處家之際及力沮護衛不附權奸不寫威武大將
軍勅書彩帳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
由而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覆申演必至數百言始
已哉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
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完等也納賄與否臣愚不能
逆料但在御史則范永鑾在都御史則李承勛在南
京六科則給事中曾綸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留

其必求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法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內閣者票擬之地也而巧言諌免暗邀人心又不可赦之罪人所共知者也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不詰責刑部覆題何不執奏該科亦納何不參駁內閣代言票擬何不從中發之如遊日爽情手本遲悞之類也大家好作饒八以免連累忽恩許及已私遂盡誘之以咎道道誠不足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　朝廷之聰明無乃壅蔽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大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故語及宗社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受言

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謬妄廷和尤當引咎乞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部何憑重參以啟挐問之端彰澤何敢傍侵以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言感動　主上以盖其雄辯二十年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等復接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　旨意令錦衣衛挐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鍛鍊誣服吞聲以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大學士梁儲靳貴亦受此苦謫戍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盡咎儲等所壞何至今日反襲其故智以蹈

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道與廷
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
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
奏有無關其俛止之情曾否見其原題之本各另上
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
勘實具奏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
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神孫正宜
恪守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
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倔强不可制之勢可
以漸抑壅蔽之途開而大順之道昭矣若猶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絲綸之便以遮蓋已私竊

恐伏闕叩閽者駢集而請劒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
臣愚再觀今日之事權移羣下政在多門稱頌功德
者皆賛伊霍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存隴蜀之望彼方
陰排異巳巧用私人翼張焰虐而其勢人不可攖也
故寧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棄其垂
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囚於獄我銜
於朝人絏桎梏我服綿繡詩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廷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癡狂者邪包容狂
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臣所以全堂廉之體伏
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
薄示懲戒以少舒其憤懣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

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韓文馬文升劉大夏之風
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之議而
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舊意
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
毋招權以樹威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
陞遷敘用毋陰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
薰灼之勢其餘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毋覬望以
求容奉承而結好上下協恭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
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權潛消臺
諫之忠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天下之治可言矣仍
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愚悃無受失言之

禍以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和大臣敦　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為忠竭力濟事為和舍已從人為虛忘讐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况鄉輔大臣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求修內治禦外侮萬萬無是理也近知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尚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之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

不和人持已見各自爲心此大不祥之事誤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其職能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爲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阻而事廢其於心志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朝廷
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
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由今遡昔未之
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
求治之鋭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
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月事禱祀而
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閘納銀之例而府庫
未能充也歲須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
將練士之命而邉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無肯用命之臣也今何時

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夷狄驕甚
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
斷相資夙夜匪懈畏天命而悲人窮凡可以利國家
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啟　君心下
以勵羣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憑藉寵靈崇
巳狥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鬨二輔臣在內閣有違
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和
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輔臣以
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爲耳目手足聽命心
志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
眞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

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官
有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
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啟順端而後不可
逆也今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
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於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也翟鑾則
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
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為嵩之妨礙尚書許瓚兩世
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
色不能預消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
下所洞照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

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大臣
陰搆陽排互相詆訐以　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
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
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
抵隙互相黨比媒孽啟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
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
謫之去矣其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
以公事奉有　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檮杌驩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
懼之甚也既令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

臣各立門户各持意見平時既藩籬扞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馭遠駕之策臨敵擊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三軍之命如頤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為大而耻相下各自為是而耻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為衛國禦冦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

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内舉布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苟

且欺罔殊負 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略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遁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禽兀术强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俛首受制於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義激其烈志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輙為栽抑以挫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又何患黠虜不成禽耶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詠

臣誠喜於被論而退縮如之則上負 朝廷推轂之心下解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乃虜人輕視之侮為國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無務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戒將官毋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者也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為國虛己忘讐各務和讓於下羣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 陛下建中和之極以先之臣微小

無知竊見時事大傷國體私切憤鬱恨力不能排闥以號訴於　宸前誠得　天聽而見之施行則亦可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曖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　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承　詔命正會議以明國是疏　張鹵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營軍制上　請欽蒙　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營練兵係　祖宗舊制該部便與廷臣着實會議來說欽此夫我　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即　允俞施行

而必下廷臣會議不惟下廷臣會議且命以着遵會
議來說是　聖心獨有見于軍國事重詢謀宜同　德
意虛懷誠為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文若不生
色、勅釐正更改則臣與在廷諸臣欺　君之罪先
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　聖心上裨　國是蓋古之
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臣師錫疇咨不拘
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秦不妨互異惟期
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底同心相成善法此侯應劉
歆尚能以卑秩孤踪垂光漢史在　祖宗時凡置法
確政此意猶存自臣苟祿被垣每見今之會議先期
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該與議官員遍以手本畫知至

期會于 東闕該衙門掌印官于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為應答或竟無一人應答輒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揖而退即事已完成及既出 闕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為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具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眞知是之容默哉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為誤 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于欺 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而兇舜之誅復難容于盛世臣久為腐心切齒欲有數陳今

峯蒙　皇上留心而况京營重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即為定議者伏望　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略少停延更望　勅該部將輔臣貞吉原疏與臣此疏各刊刻為幅于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令其于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如以為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為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己見勿相通謀至會議之日各持議所面與商同即其事實考據議論歸着經略斷案意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槩見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為疏亦聽從各便夫古人瞭

背食芹尚思獻　主當　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
有慣習輭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矣然後兵部彙
萃為冊再加斷案具疏覆題　皇上須更俯察群言
慎加　宸斷庶國是昭明人心罔違後遇有應行會
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　祖宗稽衆從人
之善復自我　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其猶
有永賴矣臣愚昧無任惓惓懇懇之至

明言責正人心定國是疏　汪文輝

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
憂變任職歲餘復遇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
日以定國是一人心命題為疏彼特舉其端未竟其

說大臣不以臣為妄猥就御史之列臣自拜 命二
月于茲矣朝拜官而夕奏疏臣職也登答必先自盟
臣心也顧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激於草
莽者非一日矣况大計已畢正內外大小臣工維新
之日乎臣將請 陛下采嘉言新 聖德以隆至治
謹先舉立言大義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惟
聖明裁擇焉 一曰正人心戒觀望何謂觀望蓋言
官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
民者焉有已之不正而可以正人者哉臣每追思
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德重望協恭同寅可謂衆
賢和于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朝堂議論意見稍殊

猜疑一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徒潛察低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務無常盛情亦隨之或服或叛能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顛倒是非惑亂聖聽以致老成耆舊進退不一而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物止審是非義正辭嚴時有指斥聞者愧屈非衷無所為而大義之足以服其心乎四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于此將來之事可為永鑒使今日不謹諸發慮之微而豐其前轍因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光隱階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人才之進退

天下之治亂關焉夫臣欲為　宗社大計者不深有
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以君子攻君子卒使
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禍亂此尤覆轍所當鑒也故
戒在觀望非言官第一義乎　二曰謹條陳戒紛更
何謂紛更古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我　祖宗立
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不得執法
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噎廢食欲改舊為新且處
非其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語之不詳部臣恐
重拂其情還就題覆不知一法立一弊生及行之難
通又思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即該部題覆日亦
不足矣如臣舊職驗試所與違視共事者惟執繩引

墨鎮之以靜而内外竟自妥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之也查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棃以行戶科矣巡視有科又棃以工科矣至于本色折色更新復舊前後奏 請尤爲不一彼皆通達國體者豈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弊更深于前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也故臣舊堂呈大要謂不可輕於變 祖法重於違言官盤錯之地掣肘之際在擇其任事之臣而已即此一節其餘瑣碎迂濶之議皆可例推此臣請紛更所當戒也 三曰謹糾劾戒苛刻何謂苛刻臣謂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真有實跡衆

所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夫行本端良而才或淺
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蹶其短彼將自耻求退
不遑不必别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輭退者不曰
罷輭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
簠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耻存國體也今則拾其已
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
之章奏以致彼此相訐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閙為衆
嗤笑人已之間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
果貪暴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
未乖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
才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者不

皆卓異也况今日以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為不堪矣故夫摻其小疵指為大壽又巧為形容極其醜詆務使當者不堪决於引去以此求人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國家之用哉此臣謂苛刻所當戒也　四曰平意氣戒護短何謂護短如人君有愆言官繩之大臣有過言官正之至於言官之短所以繩之正之者又何人也惟其無人是以天下有是非萬世有褒貶其短愈不容掩欲自護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人是非未當詼部不與題覆氣便不平即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爭甚者為之辭曰此衙門體面不可失也

夫臣子尚有不肯認錯何以感格　君父冀收成
命於萬一哉臣望自今凡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
之心言之至於題覆各部須斟酌停當是則曰是非
則曰非大臣以慮天下之心為之不必狥以套語久
之事理既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
於他日哉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前此四事專責言
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鑒前之失勿用將來希旨之
人蓋妄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諒之士遠忠貞直
諒之士遠則道今古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
之光明正大獨斷於天下行事或有過差之處孰從
而聞之易曰夬履貞厲言賢者每傷於所恃也光所

謂妄希風旨者必乖巧之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前日 國體既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辨之為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諒之士雖識見有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況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秖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 臣所以先責言官而幷責之大臣也至論處國事如家事進諫者當別其緩急之宜以外臣視內臣条奏者當辨其玉石之異此盖不專為言官而發今日不敢漫瀆 天聽者冀於自治

先清其進言之本耳臣竊觀今日　聖朝氣象　陛下以寬仁神聖主治于上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于下中外人心爭自洗滌銓曹清矣各部大小臣工清矣撫按舉劾多當郡縣貪汙者亦無所容矣至於言路諸臣皆歷艱中外清節誠百鍊矣臣之深慮過計者謂精明之治既少見效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略也振刷太嚴反爲多事之擾中材可惜也搜尋太過漸成澆薄之風釁隙可平也攻訐太深必甚胥戕之禍和平之治體日乖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剝喪矣故臣今首陳幾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本之以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平

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國家之福哉但臣質本粗莽詞或激厲自以為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天下人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赦臣躁妄俯加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吏部于進退言官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據章疏考其心術務遠邪留正以仰荅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申飭中外俾深懲暱往為戒將来對案焚香靜夜草奏此心此際孰鑒臨如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平之以理去詖偏而為正直去紛更而為安靜去苛刻而為寬恕去曲護而為沖

虛則已正而人無不正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

之私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為真安　宗社之至計者

亦可少紓矣臣瑣瑣千瀆不勝惶懼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九